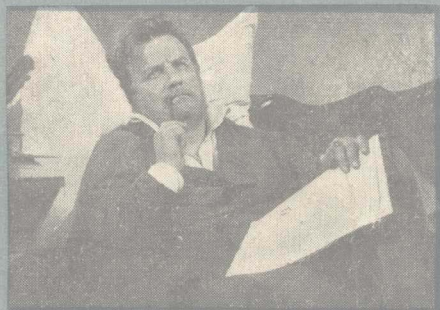


# 格林卡

巴甫連科  
特列尼約瓦 著  
亞力山大洛夫



中国电影出版社

# 裕林卡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  
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格 林 心 卡

П·巴甫連科  
(苏联)Н·特列尼約瓦 著  
Г·亞力山大洛夫  
尹 广 文 譯

中国電影出版社

1957·北京

格 林 卡

巴甫連科  
特列尼約瓦 著  
亞力山大洛夫  
尹 广 文 譯

·  
\*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西單合順寺 12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89 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  $\frac{1}{2}$  · 插頁 1 · 字數 58,000

1957 年 4 月第 1 版

1957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100 册 定價 (7) 0.26 元

統一書號：10061·32

П. ПАВЛЕНКО    Н. ТРЕНЕВА

Г.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КОМПОЗИТОР    ГЛИНКА

“ИСКУССТВО КИНО” 1952. 10.

ГОСКИНОИЗДАТ, МОСКВА

## 内 容 说 明

这个剧本描述了伟大的俄国作曲家格林卡的创作生活中的重要历程。剧本突出地表现了格林卡在创作他不朽的歌剧“伊凡·苏萨宁”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时的生活情境和精神力量，表现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与人民的联系，表现了他对统治阶级不妥协的反抗精神和对上流社会的蔑视。

在这个剧本里，我们可以看到格林卡与普希金的友谊以及诗人给予他的不可磨灭的影响。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格林卡与他的同时代人——作曲家达尔高梅斯基、批评家斯达索夫以及十二月党人奥托耶夫斯基的可贵的友谊，正是这种友谊，支持和帮助了格林卡对自己创作的信心和勇气。

格林卡，在俄语中的意思是“粘土”。的确，格林卡是一块粘土，他是人民的粘土，他从人民那儿汲取了力量，从而使自己成为人民的不朽的儿子。

还在黑暗中，响起了格林卡的赞歌“光荣啊！人民”的庄严的旋律。

銀幕上出現了一本皮面燙金的古旧的乐譜冊。封皮徐徐地揭開，露出了乐譜。

奏起輕盈的“幻想圓舞曲”。

乐譜一頁一頁地翻過去。

“幻想圓舞曲”的旋律漸漸沉沒在狂風和波濤的吼嘯聲里。

一頁乐譜被風吹得顫抖着，上面写着：

聖彼得堡，一八二八年

一陣勁風把這頁乐譜吹扯下來，吹到風浪的暗霾中去。

……波濤汹涌的涅瓦河咆哮着。滾滾的巨浪在几乎是黑色的天幕下翻滾着。風吼叫着。一堆堆的信号篝火閃着火光。波浪冲击着岸边的石阶。

一个身材不高的青年跟狂風搏斗着，順着石阶跑下，奔向剛离岸的小船。

“等一会儿！把我帶上！”他喊着。

一道激流已經把在波浪中顫波着的小船和石阶隔开了。青年縱身一跳抓住船舷，險些兒全身落到水里去。

“拉他一把，拉他一把！”小船上的人們喊道。

划船手們剛把这个人拉到船尾上来，波浪已經把小船打到河的中間去了。划船手們这时开始划槳。青年觀看着周圍，冷風和濺起的冰涼的水沫使他瑟縮。他有着一副坦率的、俄罗斯人特有的那种愉快而开朗的面孔，兩頰長滿了深黄色的連鬚胡子。他有些惊駭，但是他的視綫却舍不得离开展現在他眼前的涅瓦

河上汹涌澎湃的严峻的景致。前面，涅瓦河上的一座木桥在波浪的冲击下轟隆一声地塌下去了。小船在旋渦里打轉，忽隱忽現，在波浪中顛波着。划船手們已經筋疲力尽，忙乱地划着槳，他們制服不了迎头压上来的涌着一層白沫的巨浪。

“帮帮忙，尼古尔卡①！唱呀，唱呀！尼古萊！”划船手們喊着。

一个相貌不出众的瘦削的农民，从船里爬起来，踉踉跄跄地奔向船尾。青年惊奇地看着他。

那个农民摘下帽子，露出了一头金黄色的鬃髮。他有一双憂郁的眼睛和凍得發紅的鼻子。很难令人想象：这个人就是歌手。但，划船手們大声喊道：

“开始吧，坏家伙！唱呀，該死的坏蛋！唱呀，尼古尔卡！”

那个农民把拿在手里的帽子揉搓了一下，深深地吁了口气，好象给自己打气似的，說了一句：“来吧！”，接着就用他那嘎啞的、破裂的嗓音唱起伏尔加的歌曲来：

吆嗨，吆嗨，  
从上游吹来了風，  
力大無窮，  
勇猛的弟兄呀！

那个农民拉着長声唱，声音一句比一句高亢。

坚持住，別松勁兒，抓緊槳，使把勁兒呀！  
吆嗨！

划船手們都挺起胸膛来，听着領唱人的指揮，一齐用力划着槳，齐声呼应，宛如一个共同的胸膛在呼气。

一，二，划呀！一，二，划呀！

---

① 尼古尔卡是尼古萊的爱称。——譯者

那个农民以一种豪迈的勇敢声调喊：

“哎嗨，船也跑的快啦！”他摆动着双臂，就象要飞起来似的。

划船手们划着桨，齐声随着唱起来，歌声象是燃起了他们心中已熄灭了的意志，象是把他们每个人使的劲儿结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桨随着歌声的节奏起落，匀称协调。小船飞也似的向前冲去。

青年兴奋地看着划船手们，听着他们唱的歌。

彼得保罗炮台墙下的波浪汹涌。信号炮隆隆地响着。

胜利纪念柱顶上的灯塔——几堆篝火——喷射出血红的火光。

小船在汹涌的涅瓦河上飘荡。远远地望见被脚手架围绕着的伊萨基也辅斯基大教堂。篝火透过灰蓝色的阴霾闪烁着。

\* \* \*

冬宫。雨水顺着照亮的玻璃窗向下流着。在窗前站着尼古拉一世，茹科夫斯基①和班肯多夫②。

班肯多夫向沙皇报告：

“陛下，涅瓦河口附近的芬兰湾两岸被水淹没，叶卡切林高弗和卡万两个区的居民遭到灾害。”

沙皇一声不响地向窗前走了几步，脸上露出悲痛的样子，望着涅瓦河。

“天然的灾害，沙皇无法控制。”他庄严地说。

\* \* \*

小船克服着风浪，靠近了海军部前的海岸。伊萨基也辅斯基大教堂的脚手架耸立着。建设在进行中。篝火在燃烧着；人

①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优秀的俄国诗人。——译者

② 班肯多夫（1783—1841）尼古拉一世的宠臣，尼古拉军事警察专制制度的组织者之一。——译者



們在奔忙着，从拖船上卸着很多花崗石的圓柱。虽然在狂風暴雨的天气里，但，工作仍然在沸騰着。

“接繩子！”小船上的人們喊。

几十只手抓着从船上飞下来的粗繩子。小船靠岸停下。

在“青銅騎士”的脚下，亞历山大·謝尔盖耶維奇·普希金站在人群中間。他不顧傾盆的大雨，全神貫注地觀察着周圍發生的事情，他側耳听着。仔細看着。眼前的一切，什么也逃不出他那深沉的目光：不管是駕着破旧小船乘風破浪力圖靠近海岸的划船手們，或是踩着湿漉漉的踏板、不怕滑倒跌伤，卸着建筑大教堂用的大圓柱的农民們。这一幅忘我的劳动和人們与天灾勇敢搏斗的圖景攫住了他。

看見了从船上下来的那个青年，普希金急忙向他走去。

“这不是格林卡么！”他惊喜地大声說。“密哈伊尔·伊万諾維奇，您怎么到这兒来了！”

“啊，亞历山大·謝尔盖耶維奇，”格林卡激动地說。

“要是您能看見那一切啊！……”

一个划船手向他們走来。他長着一臉密密的亞麻色的大胡子，寬肩膀，举止敏捷。一对黑色的灵活的眼睛射出智慧的光芒。

“您把乐譜忘了，老爷，”他对格林卡說着，把乐譜冊递給他。

“啊，对啦！謝謝你，叶洛菲耶夫。把你的外套拿去吧。”格林卡說着，从自己身上脱下外套，显而易見，这是渡河的时候叶洛菲耶夫关怀地給他披在身上的。

在外套上閃爍着一顆衛國战争①的紀念獎章。

“为什么得的獎章？”普希金問。

---

① 指1812年反抗法国拿破侖侵略俄国的战争。——譯者

“在衛國戰爭的時候，我參加過游擊隊。想活捉拿破侖來着。”

“後來怎麼樣？”

“就差一點沒抓住。沒什麼，下一次，決不放過他。”叶洛菲耶夫狡狴地笑了笑。

普希金響亮地笑起來。

“你瞧，格林努什卡<sup>①</sup>，當時是什麼樣的農民參加了戰鬥！他們感到自己有多大的力量呀！”他說。

“小心呀！”有誰喊了一聲。接着傳來了物件的破裂聲、嘈雜聲、驚惶的呼喊聲。

往下卸圓柱的那只拖船上發生了事故：粗繩斷了。一根粗大的圓柱搖晃了一下，順着踏板滑了下來。工人們，修建教堂的人們從四下里向圓柱跑來。在篝火旁烤火的人們也跳起來跑去幫忙。他們象一群螞蟻似的在這個沉重的龐然大物旁邊蠕動着，按住了它，盡力想擋住它，不讓它再滑下去。

“一、二、推呀！一、二、推呀！”齊聲喊着。

幾百隻手推住圓柱，減緩着它的飛快的滑動速度，於是，它便從容地在木踏板上往下滑着。

“您看，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格林卡興奮地說。

“咱們的人民真是優秀的，尤其是在苦難中。”普希金小聲地說。

傳來踏在馬路上的馬蹄聲。一輛出租馬車駛過。

“先生們不坐車么？”馬車夫向他倆打招呼。

“等一下！”格林卡叫他停下來。“我走了，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有重要的事情！”

“這麼晚了還辦什麼重要的事情？”

---

① 格林卡的愛稱。——譯者

“今天，亚历山大·謝尔盖耶維奇，在維耶尔果尔斯基①伯爵家举行第一次俄国音乐晚会，这对我們來說是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这么說，你是打仗去呀？”

“是的，我們去进行第一次音乐战斗。”

“哪兒打仗，哪兒就少不了我。”普希金頑皮地笑着。

“咱們一起去。”說完，他便挽着格林卡的手臂，一同向馬車走去。

廣場上陰郁，幽暗。淒風冷雨。烏云低沉地复下来。在一堆堆篝火旁圍着一群愁眉苦臉、衣衫襤褸、挨冷受冻的人們。这一幅慘淡的圖景宛如严峻而动乱的时代縮影。

\*                         \*                         \*

画面突然轉到密哈伊尔·尤利耶維奇·維耶尔果尔斯基家的豪华的大厅里，無数盞蜡燭射出温暖的光亮，把这里照得如同白晝一般，在几根白色圓柱当中的高台上，放着一架鋼琴。男高音伊万諾夫②穿着时髦的巴黎式的燕尾服，因过分装腔作势而翻着白眼珠，在那里唱着甜蜜蜜的意大利咏叹調。大厅里很多客人。貴婦人們坐在軟椅上有气無力地搵着扇子，低声地咕嚕着法国話。大厅的兩边，有些人在打牌。蜡燭燃燒着。紙牌不断地落在鋪着綠呢絨的牌桌上，金幣閃閃發光。

在鄰室里，餐桌上摆着很講究的食具。燭光射在金黄色的餐具上和花花綠綠的精制的玻璃器皿上。

客人們在吃东西。

可以听到講的是法国話。他們在談論音乐，时时夾杂着这样一些著名作曲家的名字：斯邦吉尼，盖魯比尼，罗西尼③，

① 維耶尔果尔斯基（1788—1856）俄国音乐家、作曲家。——譯者

② 伊万諾夫（1810—1880）俄国男高音歌唱家。——譯者

③ 斯邦吉尼（1774—1851）意大利作曲家。盖魯比尼（1760—1842）优秀的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1792—1868）意大利作曲家。——譯者

莫扎尔特。但听不到俄国人的名字。

隔壁的客厅里很热闹。一群高等学校的学生和少女们匆匆忙忙地向客厅的房门走去。

“诸位，普希金来了！”

“普希金！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

顾里列夫、瓦尔拉莫夫和吉托夫<sup>①</sup>站在钢琴旁看着一篇乐谱，交谈着。维耶尔果尔斯基伯爵挽着普希金和格林卡走进来。

“全俄国的音乐界都到了！”普希金和各位作曲家打着招呼，笑着。

\*

\*

\*

一群青年从门帷后探出头来偷偷地看普希金和其他一些人。在这些青年中间有格林卡的妹妹，柳德米拉·伊万诺芙娜。

“那位是谁？”一个少女问。

“那是顾里列夫。”一个男学生回答她。

“那位穿黑衣服的呢？”另一个少女问。

“那是瓦尔拉莫夫。”

“站在普希金身旁的那个青年是谁？”一个青年好奇地问。

柳德米拉·伊万诺芙娜带着明显的自豪感回答说：

“那是我的哥哥，作曲家格林卡。”

\*

\*

\*

普希金和维耶尔果尔斯基在谈话。

“老实说，我是来听他演奏的。”他揽着格林卡的肩膀说。

<sup>①</sup> 顾里列夫（1803—1858）俄国作曲家、钢琴家。瓦尔拉莫夫（1801—1843）俄国作曲家。吉托夫（1800—1875）俄国作曲家。——译者

“我为他高兴。”維耶尔果尔斯基的嘴角上挂着一絲微笑，“請到大厅吧。您帶什么来啦，密舍里①？”他对格林卡說。

“我准备了这几个俄罗斯歌曲：‘你呀，夜，你呀，可爱的夜。’‘我剛剛認出了你。’‘不是蒙蒙的秋雨。’等几首合唱……”

普希金走进了音乐厅，在这里，男高音伊万諾夫正怡然自得地閉着眼睛，唱着拉長的高音。普希金向这群穿戴豪华的人們掃了一眼，發現了坐在厢座里的格利鮑耶陀夫，他的臉上堆出了温和的笑容。他穿过人群向認識的人打着招呼，一直朝着格利鮑耶陀夫走去。

伊万諾夫唱完了咏叹調。听众給他鼓掌。他把手按在胸上向前后左右鞠着躬。

“普希金在那兒跟誰談話呢？”一个妇女問坐在她身旁的故作文雅的老太婆。

“那是格利鮑耶陀夫，*Chère amie*”②

維耶尔果尔斯基伯爵走上高台。

“今天我們这兒有件意外的事情。”他向在座的人們說。

“今天我們不但可以听到不愧称为欧洲音乐精华的意大利音乐，也可以听到我們的，俄罗斯的音乐。”

在大厅的某处傳出莫名其妙的譏笑声。婦人們帶着不感兴趣的神态揮动着手里的扇子。

“我向各位介紹天才的音乐爱好者，我們的密舍里·格林卡。”

合唱的歌手們走到高台上，排列在鋼琴后面。格林卡坐在

---

① 密哈伊尔的爱称。——譯者

② 法語：亲爱的朋友。——譯者

鋼琴前，把自己的樂譜放在架子上；為了喚起注意，他用嚴肅的眼光向大廳里掃了一周，接着便在自己的伴奏下唱了起來。具有朴素、高雅音樂形式的、柔和悅耳的歌曲的旋律充滿了大廳。

不是蒙蒙的秋雨，  
穿過濃霧撒下……

格林卡唱得異常真誠樸實而動人。客人們不由自主地安靜下來，雖然他們的臉上只是顯出一種為了禮貌而裝出的注意。普希金和格利鮑耶陀夫坐在廂座里注意地聽格林卡唱。

合唱隊的低音開始唱：

哎，老弟，你安慰自己吧，  
要知道，你不是少女，  
唱吧，憂愁就會消逝，

格林卡唱着，愈唱愈興奮。

俄國人多么愛祖國，  
我喜歡憶起  
往日的歡樂，  
我不由得不悲傷……

“他的確有天才。”格利鮑耶陀夫低聲對普希金說。“如果他也象咱們俄國的其他音樂天才們一樣，只停留在愛好者的階段上，那太可惜了。”

在牌桌旁，三個賭徒仍然打着牌，並且交談着。

“聽吧，諸位，連俄羅斯音樂也出來了。”第一個賭徒帶着蔑視的語氣說。

“不，為什麼這麼說呢，唱得不壞呀！”第二個漫不經心地回答。

“這是我們的人在唱，奧爾羅夫省的同鄉。”第三個賭徒吹噓地說。

这时候，僕人走到維耶尔果尔斯基身旁，对着他的耳朵小声說了几句話。維耶尔果尔斯基立刻站了起来，走出客厅。

……下面，在前厅里，僕人們在帮助新来的客人脱下外衣。卡尔·伊万諾維奇，这是一个高大肥胖的人，一举一动完全是軍人氣派，說起話来声音宏亮，有着一副蠢笨而又傲慢的面孔，他帶着他的随从人員来到了。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把軍服外衣甩到跑上前来接他的僕人手里。布尔卡林<sup>①</sup>在卡尔·伊万諾維奇的身旁搖頭摆尾地大獻殷勤。

“我听说，伯爵，你家有音乐晚会。”卡尔·伊万諾維奇对走来的維耶尔果尔斯基大声地说。“我给你带来了出乎你们意料之外的礼物。你的楼上在干什么？”

“我們在欣賞俄罗斯音乐。”維耶尔果尔斯基沉着地说。

“你从哪里弄来的俄罗斯音乐？”

“現在在那兒演奏的是非常著名的俄国音乐爱好者格林卡。”維耶尔果尔斯基謹慎地回答。

“格林卡？‘格林卡’是做磚瓦的粘土<sup>②</sup>，怎么能做音乐呢，哈哈！”卡尔·伊万諾維奇發着震耳的声音哈哈大笑，布尔卡林跟着諂媚地嘻嘻地笑着。

僕人向維耶尔果尔斯基报告：

“来了一些意大利客人，老爷。”

“請。”維耶尔果尔斯基簡短地说，把不快的心情隐藏在有礼貌的笑容里。

大臣得意地哈哈大笑：

“这就是我的意外的礼物。”

意大利男女歌手們有的打着嚏噴，有的咳嗽着，有的發着尖叫声，有的哈哈大笑着，走进前厅。

① 布尔卡林（1789—1859）俄国的反动作家。——譯者

② 在俄語中格林卡一字与黏土一字相似。——譯者

“今天在皇宮里演唱過，受到款待！”卡爾·伊萬諾維奇大聲地對維耶爾果爾斯基耳語着。“快把你那些愛好者攆走，給我們辦個真正的音樂會吧！”

\*

\*

\*

客廳里，歌手們在唱着合唱。賭徒們坐在桌旁打牌：

“吓，魔鬼！又叫你贏啦。”

“你知道么，我不要你的現款。把你這一班子歌手給我頂賬吧。”

“請你領去吧，我很高興，我的村莊里會拉會唱的人有的是，一群一群的。”

卡爾·伊萬諾維奇帶着他的隨從和意大利歌手們，吵吵嚷嚷地走進來。格林卡莫名其妙地望着他們，把手從琴鍵上拿了下來。

“接待客人吧！”卡爾·伊萬諾維奇象是在練兵場上似的，帶着突出的非俄羅斯語調的口音，高聲地指揮着。“請表現你們光榮的俄國的好客精神吧！——至於你們呀，朋友們，”他譏笑地對歌手們說。“不管你們怎麼坐法，也都成不了音樂家①，哈哈！”

普希金和格利鮑耶陀夫互相交換了一下激憤的目光，站起來，默默地走出大廳。

\*

\*

\*

格林卡匆匆地走進隔壁的客廳里。從大廳里送出了鼓掌聲和熱烈的喝采聲。維耶爾果爾斯基跟在格林卡的後面走了進來。

“密舍里！”他喊了他一聲。

格林卡驀地轉過身來。他激憤得全身的血液都要沸騰起來

---

① 這一句話引自克雷洛夫的寓言“四重唱”。——譯者



了，但还勉强抑制着自己的忿怒。

“我也喜欢意大利音乐，可是为什么在咱们的彼得堡它要妨碍咱们俄国音乐？”

“你冷静一些，密舍里。我也是很不愉快。但，他是卡尔·伊万诺维奇……”维耶尔果尔斯基摊开了两手。

“尊贵的阁下！”格林卡气咻咻地反驳说。“我不但在大臣面前，甚至在我的上帝面前，我也不愿意装糊涂。”

“嘶……小点声！……”维耶尔果尔斯基安慰着他，回头望着房门。

\*

\*

\*

普希金和格利鲍耶陀夫从伸向前厅的宽大的大理石梯阶上走下来。两人都因刚才楼上发生的事情而非常愤慨。男高音伊万诺夫蹦蹦跳跳地跟在他们后边。

“完全象您写的那样，”普希金对格利鲍耶陀夫说。“门为请来的人和不请自来的人而开，尤其是为外国人①！”

格林卡从侧门出来，急急忙忙向楼梯口走去。妹妹柳德米拉追上了他。

“密申卡②，你的乐谱呢？”她想让哥哥停下来，说道。

“什么乐谱！”他烦躁地摆了摆手，向普希金和格利鲍耶陀夫走去。他两个人正站在衣架前穿大衣。

“两位亲爱的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③！”格林卡激动地说。“你们说，这是怎么回事？”

在格利鲍耶陀夫细长的脸上露出讽刺的冷笑。

“我劝你，密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他说。“学一学叶

---

① 这一句引自格利鲍耶陀夫的名著“智慧痛苦”。——译者

② 密哈伊尔的爱称。——译者

③ 普希金和格利鲍耶陀夫的名字和父名都相同。——译者